

第二回 拆姻緣仙姊失仙蹤 病膏肓家人弄家鬼

卻說何生將復娶的事婉曲告訴仙姊，備言不得已的緣故。仙姊笑道：“這事我已盡知。從前原曾說過，‘數皆天定，不可預期’。今郎既已另娶，正宜燕爾新婚。我若在此，恐新人疑忌，難以相安。”因將懷中女兒乳哺一飽，遞與何生，道：“這是你一點骨血，轉囑新人善為撫育，便如妾在一般。”言畢，抽身便走。何生一把拉住道：“仙姊意欲何往？”仙姊道：“‘緣至而聚，緣盡而散’。我早已言過，何必再問！”遂絕裾而去。轉瞬間，形跡已杳。何生懷抱此女，若失魂魄，半晌方能移步。回到房中，看見遺簪剩珥，芳膩猶存，倍增慘切。但事已至此，悔亦無及。因著家僮即僱覓乳母，撫育此女。況明日又是行聘吉期，諸事匆冗。幸有蔣生常在這邊，事事照料。這何成因為不要他做媒，心中大不快活，因想日常還要仰賴些柴米度日，不敢使氣，祇得前來幫忙。到了次日，行聘過去，那邊也有回盤禮數，不必細說。擇定第三日迎娶，到第二日，女家即發妝奩過門。到了迎娶這日，自有許多親友鄰里到來賀喜。午間親迎花轎到門，拜堂合巹已畢，款待親鄰。席散之後，回房細看新人，雖不及仙姊的容光美麗，亦有幾分姿色動人。一宵佳景不表。

這黃小姐亦知有奇遇之事，因嚮何生問其始末。何生一一細述：“如今現生一女，已有三周，取名小梅。”隨呼奶娘抱來觀看，卻生得粉妝玉琢，酷肖其母。黃氏雖撫養了一回，心中暗想：這終究是個怪種，大來諒無好處。隨遞與奶娘，略不經意。

這何生自娶黃氏之後，看其形容動止不及仙姊遠甚，又見他不親愛小梅，未免心中郁郁；且常常思想仙姊的風流蘊藉、動止隨心，便象出神的一般。黃昏初時不大理會，後來見他光景，知他想念仙姊，因將言語盤詰，何生未免把衷曲吐露。黃氏大不快意，道：“你既如此貪戀妖婦，又何必另娶我來？不如找尋著他，同他一處去了的好。”何生雖不回答，心中更覺不悅。這黃氏每日“妖精長”、“妖精短”的聒噪，小梅抱在面前也全不睬顧。

一日晚間，夫妻兩個正在房中絮語，黃氏道：“我從不曾聽見有仙人肯與凡人成親的。他不過是個妖孽，你卻念念不忘。幸虧他走得早，若在身邊的關係，其中不混雜任何主觀因素。自然科學就是由大量的，祇怕連性命也要送在他手裏了。如今留下這個妖種，恐怕大來還是個禍根哩！”何生尚未回答，祇聽得黃氏“哎呀”一聲，幾乎跌倒在地，端的是被人臉上打了一掌。分明聽得有人說道：“我奉娘娘法旨在此察聽，你這賤婢甚是不賢！我娘娘與你並無嫌隙，你何故屢屢惡言傷犯？小姐雖非你養，也是何郎一點骨血，你視同膜外，全無一些恩義，情實可惡。以後好好照管我小姐便罷，倘生歹心，教你性命不保！”黃氏明明聽得對面說話，眼中卻不見形影。何生亦大駭異，正欲動問，已覺杳然。黃氏臉上被這一掌打得紅腫了半邊，嚇得魂魄俱失。半晌不能言語。何生過意不去，將他摟在懷中，再三撫慰。自此以後，黃氏再不敢提起“妖精”兩字，女兒雖不十分看顧，亦不敢以陰毒相加。

荏苒流光，不覺又過了數載。誰知何生命中無子，黃氏也竟無喜信。小梅已是九歲，聰慧過人，四五歲上，父親教他讀書寫字，過目了然。女工針黹之類，一看即會，有如夙習。何生珍愛過於掌珠。更有一樁奇異：凡與何生往來親友，一見面就知他的賢愚貴賤、壽夭窮通，屢屢嚮父親指說某人可以親近、某人祇宜疏遠。且常愁父親壽數不永，並乏後嗣，母親又不得見面，時時暗中零涕不已。

卻說人生修短，自有定數。這何生到了三十六歲上，忽然抱病，日漸沉重。延醫服藥，總不見效。這小梅天性孝順，十來歲的女兒竟與大人無異，見父親病重，日夜服侍，衣不解帶。黃員外夫婦也來看望，朋友中惟蔣士奇無日不至，請來各處名醫調治，喫下藥去，如石投水，毫無功效。淹纏枕席，兩月有餘，惟小梅日夜飲泣，不離左右。何生慊慊一息，自知病入膏肓，諒難醫治，思想：此身不曾做得一些事業，又與仙姊半途分拆，未能接續宗嗣；祇有胞姊一人，又遠絕音耗，族中又無可託之人，黃氏少年無出，諒不能守，女兒伶仃孤苦，依傍無人。想到此處，肝腸寸斷，一手捏住小梅，哽咽不能出聲，半晌說得一句：“苦了我兒了！”長嘆一聲，便淹然而逝。小梅哭得昏暈在地，黃氏也號哭了一場，便收淚料理衣衾等事。

此時何成因見侄子病重，也日日在此相幫照料。幸喜棺木是蔣士奇早已為他備就，不致臨時慌促。這何成早有凱觀之心，今見侄子已死，黃氏年少，家中無主，他就喬當家起來，事事專主而行。黃員外夫婦自女婿病時常來看望，後來見病勢沉重，黃媪就在此住下，幫女兒照管。今見女婿已死，家中無人，又見這何成事事專主，素知他是個無行之人，諒來沒有出豁，暗與女兒商量：“你青春年少，又無子息，守亦無益，不如早為之計。”黃氏亦早懷別抱琵琶的念頭，聽了母親的說話，恨不得即時改嫁，祇為生人耳目難掩，且挨過斷七再作理會，因暗得細軟之物陸續運回。小梅總然眼見，亦不敢作聲。這何成已看在眼裏，肚內尋思：我的老婆兒又是個病魔之人，不能前來照管，倘黃家母女將財物細軟席捲去了，我又無稽查，豈不成了“糟鼻子不喫酒”枉擔著虛名了！此時正在熱喪，難以開口，又不能捉他破綻。祇得隱忍不言。挨到首七，就便開弔。素常往來的親朋鄰里都來弔唁，少不得做些佛事，並款待親鄰。過了三七，就擇日出殯，葬在祖塋，諸事草草完結。惟小梅日夜哭泣，甚是狼狽。子然孤弱，痛癢誰關？

時光迅速，已至斷七。這日黃員外備了桌席到來燒紙，何成就將他留下。坐談間，何成就開口道：“我侄兒不幸身亡，又無子息，侄婦正在青春，相守亦非常計。如今遺下這個女兒，到大來雖是別家之人，也還要與他留個地步。不知親家意下如何？”黃員外未及回答，這黃媪早從裏邊出來，說道：“親家說得甚是有理。我女兒年少，又不曾生育，縱要守節，亦無倚靠的人。方纔你老人家所說，要與你孫女留個地步，倒象我們有甚麼欺心的意思。但是我家陪嫁妝奩，仍當取去，其餘是何家的物件，一些不動。你老人家點收明白，好與你孫女作地步。你兩老口，也好相依過日，豈不兩便？”何成道：“這話雖如此說，但裏邊的箱籠物件，不是我老拙多心，須要檢點個明白。是你們陪嫁之物，聽憑取去。其餘絲毫不得拿動，俱要留與這侄孫女過活的。”黃媪笑道：“說得極是，如今就請進去檢點檢點，大家釋疑。”

當下何成進去點看，也知細軟早已運去，卻沒有對證稽查，難以爭執。看來不過剩得些尋常首飾、散碎銀兩並衣穿等件。看罷祇說得一聲：“我家侄兒難道祇留下這點東西不成？”黃氏便接聲道：“你侄兒本無遺積，自從病起至今，這請醫服藥、衣衾棺槨、開喪發殯、待人請客，也不知用去了多少銀錢！這都是你老人家親眼看見，難道是假的？”黃媪又接口道：“你老人家不信，連我女兒的箱子都打開來看一看，省得疑心！”何成明知看亦無益，便隨口道：“這也不必。”此時在何成的意思，不若教他今日就搬了出去，省得另日又多一番周折。這黃員外亦有此意，卻一時不好出口。倒是黃媪說道：“今日既已說明，省得你另日又要過日，不如就搬了出去，倒覺兩便。”何成聽說，正中心懷，便道：“親母說得甚是爽利，倒是這般的好！”當下就吩咐黃宅帶來的家人將應搬之物，盡行搬去。

晚間，叫了兩乘小轎到來。黃氏不免嚮靈前號哭了幾聲，又在頭上拔下兩根簪子遞與小梅，做個紀念。此時小梅如天打雷驚一般，啞口無言，祇是悲泣。黃氏遂拜辭何成，同黃媪上轎去了。黃員外亦作別歸家。這黃氏後來再醮了個浮浪子弟，把妝奩所有，弄得罄盡，嘔氣而亡。自不必說。

卻說這何成自黃氏搬去，就如拔了眼中釘，甚是快活。次日就把他病老婆兒搬來同住，將房中所有盡行搜檢在身邊，把些言語哄騙小梅。這小梅雖然年幼，心中卻十分明白，但事勢如此，亦無可如何，常對鏡看見自己目前氣色不利，暗自悲泣而已。這何成手頭有了些東西，舊時毛病復發，不是去續舊娼，便是去尋熟賭。你想，這有限的東西如何禁得他揮灑？及銀錢用盡，便將首飾衣服變賣。後來連家伙什物也漸漸變賣盡了，就思量要變賣地土。原來何氏所遺地土下及兩頃，先將契券質銀嫖賭，後來就找賣與人。本來值十兩一畝的地，不過賣得個七折。銀錢到手，仍在賭場、妓館中撒漫而去。日往日來，不覺又是三個年頭，將家中所有弄了個罄盡。此時小梅年已十三，看見這般光景，雖在何成面前勸過多次，猶如耳邊風，全不理帳。又不及半年，把房屋也變賣了，另租了一間小屋，搬去居住。這病老婆又死了，買棺盛殮之外，一無所有。再過兩個月，看看弄得衣食不周，就思量到小梅身上來了。正是：

飽暖不禁淫念起，飢寒便覺盜心萌。

不知何成如何結果？且聽下回分解。月岩曰：能透徹世情，纔是真文人。亦惟真文人。方能透徹世情。如此回敘何生夫婦絮聒一段，敘黃氏改嫁一段，敘何成吞并一段，簡切中又帶細緻，腐儒如何寫得出！敘將賣小梅，先將何氏家業逐樣消脫，一節節想算到小梅身上，敘事之妙。逼真龍門。

[返回 >> 雪月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